

## 第二十二回 昭君顯聖送貞節 雲英降香逢杏元

詞云：

美玉良由琢磨，好人步步招災。開恩放走巧安排，遠走高飛莫怠。路逢強徒驚害，分離各自南北，要知聚會其時辰，金榜題名標姓。

詩曰：

奸雄惡計害忠臣，假旨傳宣捉二生。

若非仁人生惻隱，兩門怨恨豈能伸！

話說黨公向著二生說道：「賢侄暫退。」于是，二生急退後邊。不多時，那緹騎到來。黨公走上，跪接諭旨：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翰林院學士黨進回原任。吏部尚書陳日升藐視國法，著女杏元毀罵首相，今將陳日升權送天牢。今有伊子侄送杏元邊關交界，詔到，卿可將二犯交校尉，星夜來京審理。欽此。」黨公讀完詔書，向校尉說道：「陳吏部之子與他表侄二人，早已回轉揚州。因老夫年邁多病，在邊關住了幾日，不知他們的消息。你等要拿他兩個，可急往揚州，不可遲留。」那校尉見黨公如此吩咐，只得別了黨公，上馬飛奔揚州而來。

再言黨公轉到後邊，對二生說道：「二位賢侄，可知方纔的旨意嗎？」春生道：「小侄不知，求老伯指示。」黨公看著春生、良玉叫道：「二位賢侄，自你起身之後，盧賊回朝奏稱你爹爹厲罵首相。龍顏大怒，把你全家收進天牢。方纔旨意即拿你二人的。若是你二人在外面時，即難免不測。」春生聞得此言，只急得搥胸跌足。

良玉一見如此光景，滂沱大哭，淚如涌泉一般，把黨公一把扯住，哭道：「苦死小侄們也。」黨公也流下淚來，又說道：「你二人哭也無益，不若逃走。老夫實不能為你二人隱匿。」二生一齊大哭道：「年伯呀，小侄無親可投，四海飄流，去投何人是好？」黨公道：「老夫送你點路費。自古道：『吉人自有天相。』豈無存身之地？你二人速速逃生去罷！」二人哭哭啼啼，拜辭了黨公。拜畢，取了行李，自己背了。二人出了關，信步而行，好不淒涼。正是：

走遍天涯共海湖，徬徨無過別離孤。不知那是栖身所，汨汨長途與短途。

不講二人逃走。單言黨公打發二人走後，是日趨程，奔回了都中。次日早朝見駕，繳旨奏道：「臣護送陳杏元已出關交界，因臣老邁，偶患風寒，將息幾日。路途間，接著天使到臣營中，跪請聖詔不恭。欽犯陳東初之子侄，臣命前幾日先已回歸故里。未奉聖旨，不敢擅留。聖旨到臣之時，豈知二犯已脫，臣之罪也。」天子道：「料他二人不能走到哪裏去！卿且歸班，恕你無罪。」袍袖一展，群臣俱散。黨公朝罷，即到相府繳令。然後又到刑部天牢，私探陳公夫婦，相見大哭一場。黨公又將杏元小姐，春生、良玉送至邊關，又有旨來捉拿，二生逃走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陳公感謝不止。

黨公告辭出獄，回署不提。且言陳公在獄之事，俱系黨公、陸公照應。按下京中之事，撥轉文詞。再言春生、良玉二人在路，好似浪打的浮萍，失林的孤鳥，苦苦切切，朝行暮宿。行李二人替換背負，已非一日。

那日，行到山東路上，因他二人不識路經，走錯了程途。

二人那管高低，天色已晚，只顧前途奔走。誰知路旁有兩個強人，隱在黑暗之處。見這二生奔走，他便手執杈棍趕上前來，大喝道：「你往哪裏走？」舉棍就打。二生在黑暗之中，聽得一聲喊叫，早把行李丟下地去，一交跌倒。二強人見二生跌倒在地，就將二人行行李拿去，衣服盡行剝去，只剩得一條中衣。

不言強人將行李，衣服剝去。再說二生醒來，見衣服、行李，一無所有，況是中秋之時，金風透體。站起身來，良玉哭哭啼啼說道：「我二人就如此命苦，今被剪路強人將衣服、行李盡行劫去。你我二人，今身無半文，寸步難行，如何是好？」

春生哭道：「你我二人，不如一死，還得個乾淨。」二人一面哭，一面往南，信步而行，只見一所古廟，廟門緊閉，二人只得坐在旗杆鼓上，舉目往前觀看。只見前面有一箭之路，便見河邊灣裏有數號官船，岸上設立有些帳篷，守更巡緝的營兵鳴金擊鼓，滔滔不絕，他二人看了多時，心中想道：「你我爹爹為官之日，也是這等榮華。至于今日，受盡窮途之苦，好不感傷人也。」二人對面啼哭，嘆息不已。只聽得那官船上更鼓已交二更，兩人瞌睡起來，只得在廟門首打睡。正在朦朧之時，只聽得一聲喊叫：「捉賊！」他二人魂飛天外，在那裏驚醒，打頭見燈球之上，許多人喊叫捉賊。他二人各自分散，一個向東，一個向西而去。那些帳棚的官兵，隨良玉一路趕來，可憐良玉怎麼跑得過營兵？正跑之間，不覺便跌了一交，眾兵丁把良玉捆綁在地，押到河邊而來，回稟那船上的官長。

不一時，只聽得點響，那官長升了座。眾兵丁即押著良玉走上船來，在船頭跪倒。兵丁跪下稟道：「那站船的賊拿住了，請大爺究問。」梅良玉在下面戰戰兢兢，天地寒心。他偷眼一看，只見官艙內燈燭輝煌。那官長，官巾燕服，面如朗月，目似明星，鼻如懸膽，兩耳垂肩，約有五十以上年紀，頷下飄著五絳花白鬚。那左邊站立一個書童，那官長端端正坐。

聽見兵丁稟說，便問道：「賊犯在哪裏？帶他進來！」兵丁將梅良玉帶至官船跪下。那官長便問道：「你這該死的毛賊！我老爺是奉旨啟服進京陛見的窮官，那有什麼彩頭？你也不該來發這個財！」那梅良玉在下面哭哭啼啼地稟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容晚生告稟。」那官大怒道：「你這個賊子，何等之人，敢與大人稱晚生嗎？」那梅良玉稟道：「晚生乃是江南人氏，與兄弟投親不遇。今晚遇著強人，將行李衣衫，盡皆劫去。晚生兄弟二人，來至古廟門首，暫歇片刻。不料大人寶舟停泊在此，更役不分清白，把晚生強扭作賊。今見大人之金面，自然洗晚生之恥，去雲霧而睹青天。」那官長道：「你既稱晚生，莫非官宦之後，名門之子？」良玉道：「卻也名列校庠。」

那官長說：「你既名列官牆，老夫要見你藝業，你可在老夫面前試藝嗎？」梅良玉道：「大人若肯見賞，晚生自當呈醜何妨。」那官長吩咐了書童：「取過文房四寶、放他面前，要他在艙內隨意做一篇與老夫看罷！」家童只是取過紙筆墨硯送來。

良玉站起身來說道：「晚生既蒙大人見愛，請大人出一題目，晚生好呈枵腹之才，以謝大人鑒賞之恩。」那官長又聽得良玉請題，便隨口道：「也罷，今晚與你奇遇，論文就是『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』兩句吧！」良玉道：「晚生領命。」只見書童將筆硯

艙，便說道：「你好好做一篇，打發你上岸。你若是句句好，還有些想頭相贈。若做不出來，只怕有些晦氣。」良玉也不理他，提起筆來，也不用草稿，向那紙上，只在一時，就做完一篇。那書童見做得爽快，自語道：「莫說此人全無用，還有三分鬼畫符。」且說良玉把文章遞與書童，說道：「拿去與你老爺看。」那書童接過來，呈與老爺看。老爺從頭至尾，沉吟一遍，便向書童說道：「你拿兩件衣服，與他穿了，來見我。」書童答應，即便取了衣衫，來到後艙相見。

良玉更換了衣衫，只見官長早已站在那裏。良玉搶走了幾步，到公桌面前要行跪拜之禮。那官長笑嘻嘻地說道：「請起，老夫有眼不識，幾乎有屈仙才。方纔見佳作，方知賢契乃翰苑名流，使老夫愧甚。賢契若再行此禮，真真使老夫無存身之地矣！」良玉說道：「愚晚一個書生，遭這顛沛流離之時，幸得大人垂青，豈有不跪拜之理？」二人謙遜了一會，那官長只得受了兩禮，彼時挽住良玉的手，說道：「賢契請坐。」良玉道：「大人在上，晚生理當侍立聽教，焉敢妄坐？」那官長道：「哪有不坐之理！」良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晚生只得告坐了。」那官長道：「賢契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」不知良玉如何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